

近读录

我也试过要做你的鲍斯韦尔

宋明炜

迪克的第三任妻子，她在迪克一生的写作和言语中呈现的样子，似乎是那个变态、强大、欺凌人的女人/恶魔，在他们相处的最后时间里，她甚至被迫克履行送进精神病院。这部传记，几乎就是安妮与这种被迪克塑造的形象之间搏斗的过程。她在那些充满恨恨的记忆碎片之间，寻觅纯粹的爱的闪光时刻，两人之间应有的谅解，彼此的灵魂交流。在他们最初在一起的时候，迪克说：“如果你就是约翰逊，那我就是鲍斯韦尔。”在传记的结束，作为未亡人的安妮，对已经死去的作家迪克说：“我也试过要做你的鲍斯韦尔啊。”

十八世纪的鲍斯韦尔为约翰逊博士写下的传记，是事件亲历者的证词，在鲍斯韦尔笔下，约翰逊近乎神一样的伟人“形象消融了，从中浮现出的人物是更复杂的凡人约翰逊，他在与绝望的频频搏斗中获得道德的智慧，他的明辨是非背后有无法忽视的古怪个性，从他悲剧的自我欺骗中生长出道德的洞见。”(William Douling, "Biographer, Hero, and Audience in Boswell's Life of Johnson.")

安妮把自己的写作，定义为鲍斯韦尔的方式，将神一样的迪克还原到世俗生活的层面。她巨细靡遗地将迪克那些离奇情节和非凡的人物塑造，放置在他们共同生活的语境中解读，关于捷豹汽车、小钢琴、神父轮回的种种证据，为迪克的梦境迷宫打开了许多出口，通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。迪克在与安妮生活时期，写作了《高堡奇人》，安妮告诉我们，其中象征着美国精神复苏那神秘有力的关键意象，弗兰克精心制作的、令占领美国的日本人惊叹不已的三角形(“一个小小的银三角形，装饰着空心的水滴。三角形下面是纯黑的，上面则明亮无比。”)，原来实有其物，安妮当时正在经营珠宝工艺，迪克为之着迷，亲自做了这个三角形饰物。

在两人的关系中，安妮更具理性，有时作为生活的秩序维护者就像迪克的超我，这或许最终导致迪克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要指控安妮其实疯狂至极。但在迪克身后，安妮的传记写出了神迹背后的凡俗甚至堕落，迪克终生滥用药物，那些令人迷醉的想象，来自令人迷醉的致幻药物。我读这本传记时，感觉安妮在写书的时候，一定是挚爱着迪克。但我不能确认，安妮是否真的那么喜欢迪克的幻想小说。她在幻想中建造许多坐标，确定了幻想的含义，也在某种程度上，像“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”。

我能理解在这关系中人性的幽微之处，因此我理解安妮为何要打通迪克的文学和人生，非如此，她爱的迪克不能复活。但我也尤其喜欢安妮引用迪克书信里的段落，那些充满着诗意的幻觉，抵挡着理性的管制，绝望到令人无以自拔的描写。如他在温哥华试图自杀前夕的幻觉：

……就在那间有着高大玻璃墙的客厅里，和友人、宠物，还有孩子们在一起。突然间，我抬起头，透过房子侧面的玻璃，看到一匹马当头朝着我跑了过来，马上坐着一名骑手。马就是冲着我来，下一刻就要撞碎玻璃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也没梦到过这样一匹马：它身体纤长，四肢强壮有力，双目圆睁——就像赛马一样，迅捷、狂暴，无声无息地冲着我狂奔而来，紧接着它高高跃起，要跳过整座房子。我仓促闪避。天晚了，逃不开了。我蹲了下来，等着那匹马轰然撞上屋顶，撞塌整栋房子……

译者流畅的翻译，重现了迪克宇宙的饱满意象；在动作的中心，已经无法抵挡一切不可知的到来。

又如迪克在接近生命终点时给女儿劳拉写的信：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或许是几年前，我彻底失去了对想法的控制权，如今是想法在主宰我，而不是我在主宰它。我仿佛麻木了，丧失了自主意识，被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主导着，驱策着，那就是宇宙中有个地方出错了，而我必须找到这个错误。从来没有有人做到过这件事，但我一定要做到。我就像一只老鼠，试图登上一艘老鼠装置完备的船。老鼠是不可能登上船的——不管它花了多长时间试图分析情况。它正在一条通往甲板的绳子上前进，但绳子尽头便是其中一个无法穿过的天网装置。

在这个段落中，包含着迪克故事的核心隐喻：在一个出了错的世界中，试图找出真相，但这个探索还没开始就失败了；操纵宇宙的程序，也控制了任何试图挑战程序的意念，一切都早已在程序中注定。这是卡夫卡故事在技术时代的崭新重述，也是我们正在不知觉中进入的时代深处的意识迷宫。安妮希望在迪克的生活故事中重新有所把握，迪克却通过所有的言语告诉我们，他对生活早已失去控制，在绝望的深处，他开始写作。

安妮在迪克去世之后写作的这部《迪克传》(金雪妮译，新星出版社，2020年)，初衷是要通过回顾迪克的私人生活，来打开迪克意识迷宫。同时，她或许也要以此来厘清自己和迪克的情感纠葛。很难说她是否成功。作为

一九五八年十月，菲利普·K.迪克(Philip K. Dick)，在初遇安妮·鲁本斯坦(Anne Rubenstein)的那一天，执意要借给她几本卡夫卡、乔伊斯、黑塞的小说，并且告诉她，自己并不满意仅仅作为科幻作家的成就，而是想要取得主流意义上的成功。迪克辛劳一生，写作了四十四部小说，一百二十多个短篇故事，绝大部分都是科幻。但在他逝世以后的近四十年间，迪克的愿望实现了。他成为第一位代表作品收入精校本“美国文库”[Library of America, 类似法国文学经典的“七星文库”(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)]的科幻作家，在科幻迷眼中近乎神一样的地位，对应着他在许多学者心目中接近时代变化中心的关键作家的位置。如果要举出六十年代以来塑造美国文化的关键作家，迪克也许能置身在凯鲁亚克、金斯堡、梅勒、罗斯、洛厄尔、普拉斯的行列，甚至可能比他们更深刻地影响仍在展开之中的未来，如厄休拉·勒古恩所说，迪克是“我们自己的博尔赫斯”(Our own home-grown Borges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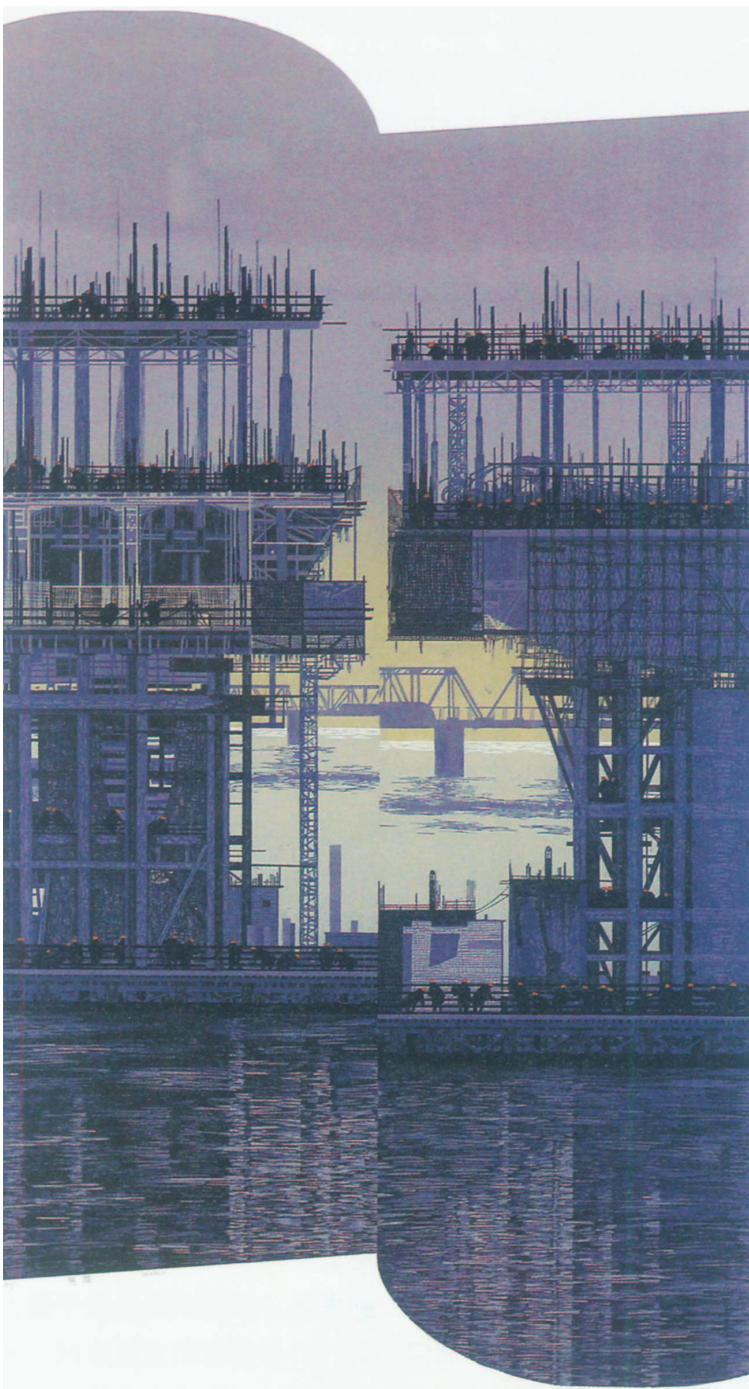
若要向人介绍迪克的成就，即便不读他的小说，只要一提那些“迪克式”(Dickian)的影视作品——《银翼杀手》《黑客帝国》《少数派报告》《盗梦空间》《高堡奇人》《电子梦》，几乎让人想要发出感叹：我们正生活在迪克时代，而这一切是作者在五六十年前想象出来的。在各种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加速网络和社会控制、模糊真伪、拟态成瘾、致幻沉迷的时代，我们像是步入迪克的梦境，像他一样既感到难以自拔，又自愿地沉迷其中。甚至我们也会好奇地追问，已经丧失真实感之后，我们还会梦到超真实的未来吗？

安妮在迪克去世之后写作的这部《迪克传》(金雪妮译，新星出版社，2020年)，初衷是要通过回顾迪克的私人生活，来打开迪克意识迷宫。同时，她或许也要以此来厘清自己和迪克的情感纠葛。很难说她是否成功。作为



安妮与迪克最初在一起的时候，迪克说：“如果你就是约翰逊，那我就是鲍斯韦尔。”英国文学大师詹姆斯·鲍斯韦尔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，他给文坛领袖塞缪尔·约翰逊写的传记让后者声誉日隆。

筑梦诗篇(套色木刻) 沙永汇



庚子疫中，授课藉由网络，又到魏晋文学一段。在众芳芜秽的深春，摊开《咏怀诗》，忽有不忍卒读之感。阮籍《咏怀诗》多用比兴。颜延之说：“嗣宗身仕乱朝，常恐罹谤遇祸，因兹发咏，故每有忧生之嗟。虽志在刺讥，而文多隐避，百代之下，难以情测。”比兴寄托，便是写作上致其“文多隐避”的重要原因。所谓“言在耳目之内，情寄八荒之表”，乃至“厥旨渊放，归趣难求”。

比兴本是人们以耳目闻见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引类譬喻，用以说理、抒情、叙事的修辞方法。“兴”与文学关联密切，而“比”在文学之外，适用性更广泛。上智悟天地之微，以启化群氓，如孔子云“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”；下愚歌劳苦悲叹，以怨刺其上，如《诗·魏风》歌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……要之，抽象之理因之以明，复杂之情藉之而畅。

比兴之为用，在其能增进诗文的明白晓畅。《诗》《骚》垂范千古，寔比兴之渊藪。《诗》之作者，多渺茫无考；作《骚》者楚人屈原，遂为文学史首位姓名标著的诗人。史迁谓屈原“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，以事其君。谗人之间之，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矣”。屈赋因怨而起，悲己之沉沦，怨君之昏聩，忧国之多难，哀民之艰虞，物起兴，寓目喻怀，所见所闻所感，无不成为身世时世的隐喻与象征。因之，“善鸟香草，以配忠贞”，“飘风云霓，以为小人”，比兴，不过是诗人耳目之内、脱口落笔之所自得。

屈赋每被许以“深婉”，余以为唯“婉”字与屈子之不相干。屈赋深而不婉，发愤淋漓，正在比兴之用。“高

我小人物，无缘识荆，想不到在这里和她会合了。不过，我们虽同在一个组有一个多月，却似乎不曾碰面。她独自关在客房里，除了陪伴贵宾，从不出屋，饭菜都是端进室内享用。开始我们不免有些微词，时间一长，也习以为常了。

接待工作结束，她导演、金山主演的《保尔·柯察金》公演，获得极大成功。孙维世的才能得到一致的公认。随后金山离婚，与孙结合，关于她的故事仍有耳闻。

转过年来，1951年春天，我接到一个新任务：找一个大厂，为剧院建一个体验生活的基地。我找来找去，选定了石景山发电厂。一来这是当时北京少有的现代化大厂，工人集中居住，那时是“工厂办社会”，办事方便。二来我丈夫田耕曾在该厂体验生活，与工人合作写了几首歌曲和剧本，得到好评，工厂上下对文艺工作者很欢迎。我也因之认识厂里一些人，开

吴令华

展工作便利些。经过协商，工厂同意与我们剧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，接受剧院人员常年来厂体验生活，剧院负责辅导厂内的工人业余文艺活动。于是我带了一个小组进到石景山发电厂，迅速组织起工人美术组、戏剧组、歌咏队，团结了一批文艺爱好者，一切进展顺利。

不久，孙维世带了一个剧组来厂体验生活，这时，我才真正认识了维世。她的确很美，她的美全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上。剧组有二三十人，工厂为他们腾了两间会议室做卧室，睡连铺，维世也不例外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请她住进我的小房间，她不干。我只好搬到小屋与大家同住，没想到维世把铺盖挪到了我身旁，说我得向你多了解点情况。于是白天我带他们拜访厂内各级领导，巡视厂区，夜晚与维世并头躺着听她谈话。我还是很拘谨，一问一答，生怕冒犯了“公主”，自讨没趣。

一天傍晚，她忽然问我：“你叫娜塔莎？”我惊异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她的眼睛透着顽皮：“有人告诉我的。”“一定是金老山。”我想起来了：“那是接待苏联艺术团时那几个俄专学生取的，他们嫌我们的名字不好记，就每人取了个俄文名字。那天他们叫我，被金山碰上，还问了一句。瞎起的，不算数。”她却说：“娜塔莎，很美的苏联女孩名字。”我随口搭了一句：“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里的小姑娘娜塔莎很可爱。”她感兴趣：“你读过《战争与和平》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没看完，读着太累。”“哦？”她奇怪。我来劲儿了：“托尔斯泰老让读者跟着他跑，太累了，我爱看屠格涅夫的，静静地引人入胜，读着舒服，是一种享受。”她笑了：“你这也是一种标准。”那时我并不懂得“标准”是个敏感问题，也没理会她的话中有无更深的含义，却听出了她的真诚宽容。能够和人聊聊外国文学，我很开心，看着她那双聪慧友善的亮眼睛，我不再有戒心，话也多了起来。后来我们还聊过狄更斯的小说等，我信口开河，她不时插上两句，我感觉，谈得比较投机。只有一次，我提到哈代的《归来》，她没有回应。

剧组成员安顿好以后，维世开始关心厂里工人的业余活动，特别是戏剧组。发电厂有一群戏迷很厉害，他们曾经连续几天下班后不吃饭，步行几十里，进城去看部队文工团演出的歌剧《赤叶河》，回厂后连伤带病居然把这出大戏演了出来。后来田耕等青年文艺工作者下厂辅导，创作演出了

了。维世对我说：这个厂戏剧组成员的条件非常好，特别赞赏一位男演员，说他的表演不温不火，入木三分，要多加培养。最后笑着说：“这个基地选对了，我还会再来。”笑得那样真诚，两眼放光。

后来我们再没有这样亲密接触过。不久金山出事了，下放到发电厂改造。我见过他在文化宫柏林林的茶座独自饮茶，神情落寞。问他维世好吗，他寥寥两字：“还好。”后来，他们夫妇事业上重振旗鼓，取得新的成绩，又听说维世到大庆给职工家属排戏了。我想，有在发电厂的经历，她的工作会很顺利。谁知，谁知，最后竟听到了关于维世极为可怕的消息……

将近七十年了，长久印在我脑海中的，是她那双美丽灵动的眼睛和灿烂的笑容。那年，她30岁，我21岁。如今，她该快百岁了。

比兴的显与晦

李翰

与屈原比，阮籍则是真“穷”矣！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：“(籍)时率意独驾，不由径路。车辙所穷，辄恸哭而反。”《晋书》倒还给阮籍安排了一条退路。实际上，阮籍哪里没有退路。他像后代的陶潜，归去来么？古今论者，唯李义山“不须并碍东西路，哭杀头颅亦步兵”，最为知音。

司马氏所去七贤逍遥的竹林，制成弥天盖宇的权杖。魏晋名士隐身失所，遁地无门。上党李惠，在魏末屡拒辟除，司马师当政后，征其为从事中郎，朝夕便至。司马师怪而问之，李惠云：“先君以礼见遇，惠得以至进退。明公以礼见遇，惠畏法而不至。”(《晋书·李惠传》)司马昭继之，士人的气骨遭到进一步打压。退路是没有了，逼仄的门后，倒是留了一条进路，弯身匍匐，便可过去。

嵇叔夜“身长七尺八寸”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，怎么也不弯下身。阮籍“容貌瑰杰，志气宏放”，但与嵇康的“孤松之独立”相比，还是少了些勇猛血性。他被逼弯下身。司马氏联姻示好，他无力抗拒，只好日日大醉，一连六十余日，醉了过去；《广陵散》绝的次年，司马昭加九锡，公卿劝进，使阮籍投笔。阮籍拒无可拒，一篇写罢，郁郁成疾，二个月后溘然长逝。

“一生不自保，何况恁妻子”，妻儿家室，是诗人最软的肋，阮籍怎能不低头？“阮嗣宗至慎”，他成功地在司马昭那里留下谨小慎微的印象，避开权杖森冷的锋芒。然而，阮籍终究是建安风骨的传人，广武战场那青春的热血记忆，也会在每一个暗夜，搅动着中年的油腻和卑微。苦痛、抑郁、愤懑、悲哀、恐惧、迷惘……生命有多少道褶皱，《咏怀诗》就有多少种滋味。

那是不能散发、也无从散发的滋味，阮籍用昏冥恹恹的比兴，将它们层层包裹起来，独自咀嚼。一方面，这百味杂糅，哪里能说得明白；另一方面，“殷忧令志结，怵惕常若惊”，临深履薄，又怎可说得明白。比兴，原为助明诗旨、物晓诗意，而在阮籍这里，其用恰恰相反。《咏怀诗》的比兴，是严酷环境中的软猬甲和烟幕弹。诗人既要表达自己，又要保护家小，不是在挣扎反抗，又在徘徊犹疑……那是在用文学修辞，那是阮籍在阴霾中拨开的丝丝微隙，借一缕天光，吐几口浊气。

故说阮籍《咏怀诗》，宜肃然悲戚，万不可褻慢。唐人王维《终南别业》用阮籍事，有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句，余亦曾服其妙。今日却以为，王摩诘悟禅，何必假阮宗之迹。阮氏途穷，沉重到不能呼吸，岂可曲化为岁月静好般轻佻的感悟。古诗人阮籍者多矣。刘熙载《艺概》云：“阮嗣宗《咏怀》，其旨固为渊远，其属辞之妙，去来无端，不可踪迹。后来如射洪《感遇》、太白《古风》，犹瞻望弗及也。”为什么陈子昂、李白学阮，“犹瞻望弗及”呢？陈、李不过是才子的文学修辞，阮嗣宗却是暗夜沉沉中，泣血的呜咽啊！